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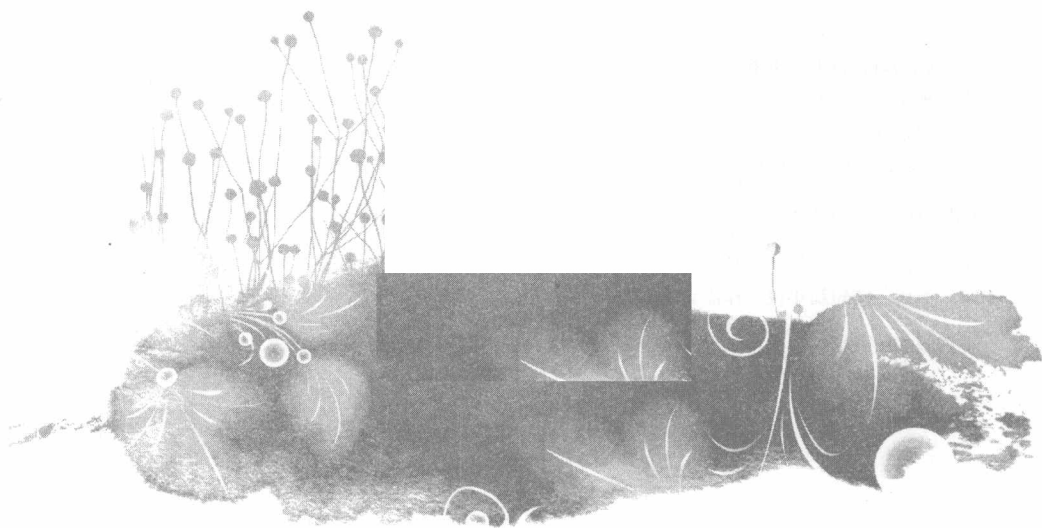


潜入地里

何葆国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潜入地里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东方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
封面设计：三棵树
版式设计：麒麟书香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潜入地里/何葆国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 4
(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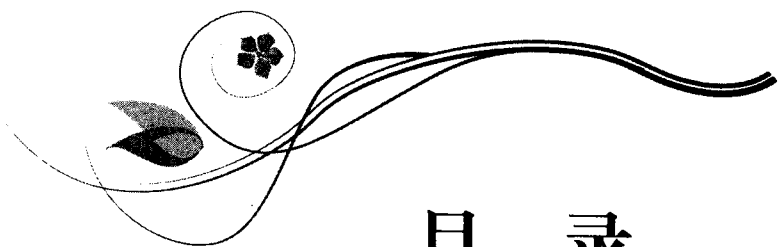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63-2585-9

I. ①潜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7853 号

书 名：潜入地里
著 者：何葆国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印 张：13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 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 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85-9
定 价：23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目 录

很久很久以前	(1)
潜入地里	(34)
阿 飞	(54)
幸福的晚餐	(63)
达伟和他的母亲	(74)
两个孩子	(82)
做一个像您一样的人	(93)
拉灯睡觉	(108)
大人物来到圩尾街	(142)
你叫翁中贵吗	(151)
月色狰狞	(162)
格 美	(170)
有事烧纸	(186)
追人的母猪	(197)



很久很久以前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天还是蓝的，水还是清的，庄稼还是长在地里的，猪肉还是长在猪身上的，耗子还是怕猫的，欠钱还是要还的，理发店还是只管理发的，药还是可以治病的，拍电影还是不用陪导演睡觉的，拍照片还是要穿衣服的，孩子的爸爸还是明确的，白痴还是不能当教授的，流氓还是不能当警察的，卖狗肉还是不能挂羊头的，结了婚还是不能随便泡MM的。

1

丁建顺越来越受不了老婆的唠叨，她嘴皮一努动，他就想走人。走人，这也是他所能采取的最好对策。大白天里，头一扭就能走人，要是晚上躺在床上，他只能听任老婆一阵唠唠叨叨的埋怨和数落，听得烦了，便起身跳下床，同时庄严地宣布：“拉大便。”然后踢踢嗒嗒往卫生间走去。以前，老婆是不爱唠叨的，甚至很少说话，现在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现在还是白天，天空一片灰蒙蒙的，丁建顺站在笼子般狭窄的窗台上望着外面的天空，围着窗台的铁条防盗网锈迹斑斑，那厚厚的铁锈似乎风一吹就会掉下来，他觉得自己的心也早已生锈了。

门嘭地推开，老婆回来了，她经常傍晚时分到市场去巡视，这样可以买到便宜一点的猪肉和蔬菜，有时碰到肉贩子或者菜贩子降价倾销，她往往就把人家的剩肉剩菜风卷残云似的全都买回家。今天她是空手而归，没

有采购到任何便宜货。一进门她就看到客厅的电视里放着丰乳广告，而丁建顺却是站在窗台上发呆，气呼呼地叫了一声：“用电不要钱呀？不看你也开着电视！”丁建顺不声不响走了过来，把电视关掉。老婆很不满地盯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刚才碰到郑万明了，他提着两只桶要去爬水尖山，还假装没看见我，我喊他了，他才说哦是你呀，我说郑局长，你们文化局欠的餐费什么时候还给我们？我们好好一间饭店都被你们吃倒了。他说会还会还，脚底抹油样跑了。他说会还会还说多久了，每次都跟放屁一样。”

丁建顺没有插嘴，走到门边人一闪，就闪出了家门。门没关，他走到了楼下还听到老婆的嘀咕声。楼下的水泥路破破烂烂，路边一堆花花绿绿的垃圾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恶臭。以前，味精厂红火的时候，这里还是马铺的模范住宅区，路面整洁，绿树成行，现在又脏又乱像是一个垃圾场。这条路以前也很宽阔的，厂长书记以前也住在这里时，他们的车子可以顺畅地出入，在路上交会也没问题。现在路的右边盖起了一幢商品房，围墙侵占了一大半的路面，左边冒出了几间进城农民违章搭盖的木棚房和铁皮屋，好端端的一条路变成了一道峡谷似的。丁建顺埋头穿过了峡谷，走到了大路上。这条拆迁后新建的富康路，东西走向，临街的是店面，楼上便是居家住宅。丁建顺往东走了十几米，看见几间服装店和茶叶店空无一人，有一间网吧却是生意盈门，门口的自行车、摩托车都把路面堵塞了，往里面一看，都是一些小年轻在玩电脑。他突然想，还是去找找郑万明，便掉头向西走。

全世界人民都兴高采烈进入新世纪的时候，马铺味精厂却轰隆一声倒掉了，丁建顺和老婆一共分到了一万五千块钱，他们把这叫做卖身钱。二十郎当岁他们就把青春卖给了味精厂，卖了二十几年，最后这一万五千块钱也算是人款两清，从此埋葬一段伟大光荣的历史。丁建顺好歹是当过几年的厂办主任，家里略有储蓄，不过这一年，儿子丁志聪要高考了，凭他平时的成绩，考个二本应该没多大问题，所以老婆早就规划好了，家里的二万八千元存款供他上大学，专款专用，如果不够，再从卖身钱里支出。谁知那年儿子没考好，只考了个三本的学院。三本的学费比二本贵了许

多，那份专款一下就用去了一半。而这大半年来，丁建顺和老婆没有分文收入，卖身钱也用掉了三分之一。好几次，丁建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总是一身冷汗。以前，他从不做这种梦的，这时他却是天天睡不安稳，噩梦连连。他知道，他该找活干了，可是干什么好呢？很茫然。有一天，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，公平路一间叫“公道”的小酒店要转让，他盘算了几次，到公平路考察了几次，还咨询了弟弟丁建辉、同学郑万明和小舅子、二叔父等一千人的意见，大家普遍认为，这小酒店可以“吃”下来，就算赚不了大钱，赚一个吃喝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说得丁建顺很动心，最后他决定和老婆到紫云寺去问一卦，把最终的拍板权交给神明。结果他们抽了一支上上签，解签的老头摇晃着没有毛发的脑袋说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今年开店做生意，保准是大吉大利。就这样，丁建顺踌躇满志地把公道酒店盘了下来，每年租金三万元，协议一签五年。丁建顺倾其所有，也就二万来块钱，好在弟弟丁建辉借给他一万、同学郑万明借给他五千，这公道酒店才得以顺利开张。

公道酒店是一座私人建造的两层楼房，楼下临门的是收银台，前面有个小厅，可以摆两桌，后面是厨房，楼上有五间包厢。丁建顺请了一个有亲戚关系的厨师、三个女服务员和一个择菜洗碗的杂工，他亲自负责点菜和厨房监理，老婆分管采买和收银。第一个月忙碌下来，他们算了一下账，加加减减算到半夜里，最后得到一个让人惊喜的数字，赢利将近两千元。他们为这个大概的数字兴奋了一晚上没睡好。虽说马铺的酒店越开越密，高档豪华的也越来越多，公道酒店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间小酒店，但丁建顺毕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和人际圈，生意还做得比较顺，第二、三个月算下来，赢利都接近了三千。马铺文化局就在这条路上，距离酒店大约四百米，丁建顺的初中同学郑万明在文化局当了七八年的副局长了，他也很够意思的，只要他做得到，都把文化局的饭局安排在这里。有一次，文化局搞基层文化站干部培训，二十几个人一连三天都在这里用餐。丁建顺心里感动得不行，暗地里往郑万明口袋里塞了两包软中华，嘴上说，郑局呀，你真是照顾我。郑万明手一摆说，老同学，说什么生分

话呀？

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在各界人士特别是郑万明的关照下，丁建顺的酒店第一年赢利了，借款全都还清了，皆大欢喜。谁知好景不长，第二年几乎没赚，算一下账，只是保本，第三年有些吃紧了，厨师突然嫌工资低，不干跑了，临时请了个厨师，却是个自以为是家伙，做的菜不是太咸就是太淡，客人一反映，他就不高兴，丁建顺痛下决心，另请了一个厨师，年底算算账，居然亏损五千元左右。第四年五月间，马铺受台风影响，下了一场大雨，一连下了十多天，下得丁建顺一分生意也做不成，某天夜里，水位暴涨，马铺城的河流沟渠像决堤一样，内涝水淹没了半数的街道，公平路地势较低，大水淹到了酒店的楼梯中段，十多个小时后才缓慢退去，留下了半屋子的污泥和秽物。丁建顺清点了一下，损失冰柜、微波炉、消毒柜各一台和桌椅若干。到了六月份，雨水渐渐稀少，生意才有所起色。有一天郑万明带了几个朋友来吃饭，丁建顺给另一伙客人点菜，到厨房忙碌了一阵，正准备给郑万明和他的朋友敬一杯，这也算是马铺酒店的一种规矩，谁知他们却吃完走了。老婆似乎有些不满地撇撇嘴说，走之前还拿了三包中华烟。丁建顺哦了一声，正想说郑局很关照我们的，老婆翻着账本说，郑局从正月到现在，每次都是签单。以前郑局也签单的，但一般一周左右，最长十天，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就会来结账。现在半年多了，还没结过一次账。老婆用计算器算了一下，说有六千五百多了。丁建顺又哦了一声，没说什么。年底一算账，亏了，第一年赚的全贴光了。这时文化局已欠了一万三千元，一分也没还。第五年也就是去年，酒店生意越来越清淡，丁建顺七凑八凑还是不够交租金，有一天郑万明又带人来吃饭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向他催款了。郑万明脸色一下变得有些不好看，说文化局穷是穷，不过不会不给钱的。自从这次讨债之后，郑万明接连一个多月没来了，丁建顺知道他心里不爽，可自己实在是没办法呀，小酒店小本经营，他一个单位就欠了一万多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有一天，丁建顺突然听说文化局几个领导出事了，眼前一黑，差点跌坐在地上，要是郑万明被抓，那一万多就打水漂了。他忧心忡忡地赶到郑家，还好，给他开门的就

是郑万明，他压在心上的石头这才掉了下来。郑万明似乎很明白丁建顺的来意，笑眯眯地说，我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？郑万明告诉丁建顺，出事的是他的局长康秋潮，收了几个网吧老板的钱，还把文化局小金库的十多万和一笔八万的文物维修款全挪用了，据说是借给他小姨子做生意。康秋潮到酒店里吃过饭，丁建顺也是认得他的。郑万明说，文化局穷是穷，本来还是有点钱的，至少吃饭没问题，但去年以来康局这么一弄，钱都不见了，所以你那边的签单就无法及时结账。丁建顺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不管怎么样，郑万明平安无事，这钱就在。他连忙说，没关系，等你们有钱再结。几天后，丁建顺听说上面任命郑万明主持文化局工作，心想这钱有希望了。一天傍晚，郑万明突然带着几个科长来到公道酒店，一本正经地对丁建顺说，实话实说吧，文化局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没钱，我们今天来吃饭，只能赊账签单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们就到别家去。丁建顺愣了一下，说郑局呀，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你一直对我这么关照，我、我……快请上楼吧！丁建顺领着郑万明一千人上楼进了包厢，给他们点了菜，走下楼时，发现老婆脸黑黑的，很不满地盯了他一眼，他无奈地笑了一下，重重地发出一声叹息。公道酒店终于没能挺过这一年，在五年租期到时寿终正寝，关门大吉。最后总结了一下，这五年起早摸黑、辛苦奔波、精打细算，丁建顺和老婆吃喝拉撒在酒店里，同时也为马铺创造了若干就业岗位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欠下一分钱的债务，反而被欠了两万多元，这里面单是文化局郑万明就签了两万一百元，其他零零星星三五百的又有好几单，所以老婆的最后结论是：公道酒店是被文化局或者说郑万明吃垮的。

去年春节前，丁建顺提着一瓶剑南春和一盒铁观音到郑万明家给他拜年，但是谁都明白，这不是拜年，这是讨债来了。郑万明也不回避这个现实，他首先保证，欠钱肯定是会还的，但是，他话锋一转，现在没钱。郑万明叹了一口气，开始向丁建顺诉苦，他说文化局全被康秋潮掏空了，他接过这个烂摊子，说是主持工作，上面也不把他扶正，他其实还是副局长，后面还有三个副局长，现在年关到了，他想给上面有关领导送点礼，顺便

要求拨一点款，可是局里账上没钱了。郑万明说，想跟上面要钱，手中得先有一些本钱，可是我现在连本钱都没有了。他顺便还透露，康秋潮在金马大酒店签单欠了五万多元，另外三个副局长也在其他一些酒店签了二万三，年关一到，讨债的纷纷拥上门来，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，他就接待了两个讨债者。丁建顺说，人家大酒店欠一点不要紧，我这小酒店，一被拖欠就倒闭了。郑万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老同学，理解万岁吧，我一直很关照你的，我的饭局还有局里一些公务用餐，全都安排到你那里去，局里有人在私下里嘀咕，说那个公道酒店快成了文化局的指定酒店，还怀疑我有股份什么的，现在你也支持我一下吧。丁建顺不知说什么好了，茫然地咧嘴笑了一下，竟有些凄凉的意味。

现在大半年又过去了，文化局的欠账还是遥遥无期。丁建顺走到了金谷花园的大门口，抬头看了一下天空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天空变得灰暗浑浊。他估计郑万明爬山提水也快回来了。

2

周末到水尖山爬山、提水的人特别多，郑万明一路上就碰到十多个熟人，点头之交就更多了。前几年，有人出资修了一条水泥路，从城里通往水尖山半山腰的紫云寺。这条S形的水泥路不仅方便了香客，更让马铺人找到了一个锻炼身体的方式。独自一人，或者两三个人结伴同行，走出空气污浊高楼逼仄的县城，投入这片清新怡人的绿色林子里，沿着盘山而上的水泥路走到紫云寺。这里有几眼山泉，流出的泉水清亮甘甜，很多人便提来各式各样的桶，装了水提回家，做饭和泡茶用。

郑万明从去年正月开始爬山，每周两次，下午四点左右从家里出发，手上提着两只以前装花生油的水桶，走到山脚下大约是四点半，走到紫云寺一般需要十五分钟，然后一边在泉眼装水，一边歇口气。两只五公斤装的水桶装满了，便往回走。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，流了一些汗，山风习习吹来，感觉很清爽，脚底也霍霍生风一样。回到家一般是五点半左右，

把提回来的山泉水倒进壶里烧开，泡一泡铁观音，在扑鼻的茶香中舒一口气，或者咂一下舌头，这一天就充实了。

今天郑万明走到第一个陡坡上的亭子边，意外地碰到了老领导老范。以前老范是他在土楼乡当副乡长时的党委书记，后来调到城里当了人事局局长，前两年退休了。老范空着手，独自一人，是要下山了，正好走到亭子里休息一下。郑万明叫了一声范书记，迎上前去。老范笑笑说，现在退休了，越发感觉到只有身体是自己的。郑万明说，我平时也没空，只有周六、周日来爬两趟，顺便提两桶水。老范一只手搭到郑万明肩膀上，把他带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，万明呀，你的事情要重视呀，找书记、县长谈一谈。郑万明一听这事，情绪就低落了，但脸上还是笑笑地说，也不知有没有那个命啊。这说的是郑万明扶正局长的事，他自然很上心，几次找主要领导谈过，只是领导的态度一直很不明朗，让他相当郁闷。前几天有传闻说，上面准备调某乡乡长到文化局当局长，郑万明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告别了老范，郑万明往上走到了紫云寺，圆头衫湿了大半。几口泉眼的前边有许多桶在排队，它们的主人散落在四周，和熟人闲聊着。这时，郑万明突然想，我的两只桶也来排队的话，那要排到什么时候呀？有些事情要争才行。他果断地走上前去，等前面那人装完水，就把自己的水桶挤到泉眼的出水管上。好在排队的人也不计较，出水很旺的山泉很快注满了两桶，郑万明提水下山时，心里想，要争局长，就没这么容易了。

郑万山提着两桶水下了山，抄近道穿过新开的水仙路，又拐过麦子街，向富康路走去。一路上看到许多人跟他一样手上提着水，据说到山上提水，已成为马铺一景。以前，郑万明一家住在河边，河水直接打上来就可以喝了，烧水做饭更没问题，现在，那河变成了臭水沟，家家用上了自来水，只是那自来水永远是一股漂白粉的气味，浑浊不堪。

天色发黄，天空像是老洗不干净一样，当然，以前的天空也不是这样的。郑万明走进金谷花园，迎面就看到石凳上坐着丁建顺。那是两幢楼房之间的一块小绿地上的一张长长的石凳，丁建顺坐在上面像瓮子样一动不动。

又来了，这个念头从脑子里掠过，郑万明第一感觉就是不爽。想当初，他接手经营公道酒店时，郑万明相当支持，只要是自己能做主的饭局和用餐，几乎全都安排到他那里去。没错，后面这一年多，在那里签单签了二万元（具体是二万一百元），局里暂时没钱结账，可他老婆是怎么说的？文化局和郑万明吃垮了酒店，真是耸人听闻。

丁建顺坐在那里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回家是绕不过去的，但郑万明装作没看见，直走到他身边，发现他扭了一下头，这才哦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在这儿呀？”

“提水啊，真勤快。”丁建顺连忙站起身说。

“周末去提两桶，平时也没空，现在的自来水谁敢喝呀？”

“那是，现在自来水只能用来洗地板，我家都是老婆每天上午去提两桶。”

“两桶差不多也够用一天了，我平时没空去提，只能买桶装水了，我感觉一桶十块钱的矿泉水还不如水尖山的山泉水。”

两人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往三楼郑家走去。进了家门，郑万明往沙发指了一下，算是请丁建顺就座，他把提回来的水倒了一壶，放在电磁炉上面烧，抬头发现丁建顺还站着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其实他什么也不用说，他也明白他的来意，不就那点屁事吗？

“郑局，我儿子大学毕业……”

“干，你真好命呀，”郑万明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我们同岁，我女儿还在读高中，你儿子都大学毕业了，工作了吧，可以赚钱给你用啦。”

“他在福州找了个工作，工资不高，前不久把公司的一台笔记本弄丢了，赔偿不起，天天打电话回来找我要钱。”丁建顺说。

郑万明知道他说这事是铺垫，营造某种气氛，他脸上的表情逃不过他的眼睛，看起来有些愁苦，可是自己也实在是无能为力，文化局欠的餐费，总不能让他拿自家的钱来还，再说，自家的钱还不够用呢，如果他想把它们用出去的话。

“坐吧你，有话慢慢说。”郑万明说。



丁建顺好像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，屁股没有完全放松地坐进沙发里，整个人显得木偶样僵硬，他说：“郑局……”

“你不用多说，我坦白告诉你吧，现在真是没钱还你，我们是老同学、老朋友，要是文化局账上一有钱，我马上跟你结清。”

“那、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，这真不好说，但我会争取快一点的。”

“吴书记前几天在电视上说，马铺经济又增长了几个百分点，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多少多少，怎么你们文化局一个政府部门，会没钱？”

“电视上的话你也信呀？这样吧，你明天可以到文化局，我让会计把账目给你看，上面只有几百块钱。”

丁建顺沉默了。郑万明发现他满脸疲惫，长长短短的皱纹里刻画着他的失望和酸楚，他们应该是同龄，属虎的，可现在看起来他却像是一只病猫。

电磁炉上的水烧开了，郑万明烫了茶杯，刚取出茶叶，丁建顺站起了身，往门边走去，说：“茶我就不喝了……”

看到他微驼的背影，郑万明心里似乎没来由地震了一下。以前，他的身子很结实的，像一块生铁样生猛有力。他已经穿上鞋子，一手拉住了门的扶手，动作拖泥带水般显得很迟缓。

“先别走，”郑万明说，“我有事跟你说……”

丁建顺已经打开了门，还是回头看了一下，眼光里充满了疑惑。这种不信任的目光让郑万明心里发痛，他站起身，迎着他的目光说：“文化局要招五个网吧监督员，月薪五百，举报查实还有奖金，我给你留个名额吧。”那目光继续在他身上游移，突然闪了一下。

“我说真的，你明天上午到文化局来一下。”郑万明说。

子，走到门前，一手把箱子抵在门上，另一只手从裤腰带上操起一串哗啦响的钥匙，把其中最大的那根插进锁洞里，左旋一下右转一下，门开了，把塑料箱子堆在墙边，弯腰放下箱子时似乎用力过猛，腰扭了一下，嘴里嘶的一声，慢慢挺起了身子，走到另一面墙的镜子前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用手把耷拉下来的几绺头发梳了上去。

镜子里是一个憔悴苍老的女人。以前夏爱华不是这样的，十多年前她还是圩尾街的美女，现在她都有些不敢看自己了。

夏爱华推出了一辆自行车，回头锁上门，刚骑上车又跳了下来，蹲下身子给三轮车锁上一根铁链子。这三轮车是她的谋生工具，要是丢了，麻烦就大了。她每天早上五点半从包子铺那里盘来包子馒头油条甜果，分别装进衬着白布的塑料箱子，放在三轮车上，走街串巷，沿街叫卖。一般到八九点钟就能卖完了，大约有十五块钱的赢利。

骑着自行车出了圩尾街，车轴吱吱呀呀地叫着，夏爱华越使劲地踩，叫声越刺耳，她心里也就越急。

到了公平路，在新建的一排楼房后面看到了文化局那幢灰白的三层楼，夏爱华把自行车停在门口的一棵龙眼树下，文化局的木牌子很旧了，上面布满挖掉不干胶小广告后的污迹，像打满了补丁一样。但是这毕竟是政府衙门，对夏爱华来说是一个陌生而又充满威权的地方。她紧张地往门口望了望，还好，没有门卫，便大胆地走了进去，原来里面围了一个小院子，停了一辆汽车、几部摩托车还有一些自行车，一楼的房间全都关着门。她上了二楼，二楼的房间全都开着门，像是一只只张开的大嘴，她也不知要进哪一个门，便在第一个门的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，里面有个人在看报纸，突然从报纸上抬起眼睛，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那声音干涩坚硬，把夏爱华吓了一跳，她吞了口水说：“我找局长……”

看报纸的人走了过来，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，他像警察似的打量着夏爱华，这让她全身像发毛一样不自在。“找局长有什么事吗？”秃顶的口气很威严。



“我听说、听说你们文化局要招网吧监督员，我来报个名。”夏爱华说。

“这个早就招满了，没有名额了。”秃顶挥了一下手说。

“我不要名额，我给你们义务监督，不领工资。”夏爱华突然呼了一口粗气，激动地往前走了一步，声音也高了起来。

秃顶不解地哦了一声。

“我儿子天天放学就上网吧，我要监督网吧，不让我儿子进网吧一步。”夏爱华说。

秃顶笑了一笑，一边往回走一边说：“又不是这样监督法，你还是回家去，好好管着你儿子吧。”

“同志，你说行不行呢，我帮你们监督网吧，我做义务的，不要钱，一分钱我都不要，我一定会把网吧监督好。”夏爱华说着说着，就走进了房间，她发现跟政府人员打交道也没那么可怕，今天她一定要争取到这一差事。

“你爱监督就监督吧，社会各界都可以监督。”秃顶说。

这句话让夏爱华听得心花怒放，说：“那你们给我发一只红袖箍吧。”

“什么红袖箍？”

“就是套在胳膊上的红布条呀，我昨天在天龙网吧门口看到那个监督员，就戴了一只红袖箍。”

“哦，那只有我们正式聘请的监督员才有。”

“拜托你们、请求你们，也给我发一只吧。”

“这不行，你不在名额内，怎么能给你发？”

“我、我，”夏爱华一急，声音就发抖了，好像要哭出来，她一把拉住秃顶的手，“给我发、发一只吧。”

“这东西我也没有呀，怎么给你发？”秃顶推掉了她的手说，“你要是觉得戴着好看，你可以自己做一只。”

“自己可以做？”夏爱华愣了一下。

“可以呀，怎么不可以？以前红卫兵的袖标还不都是自己做的？”秃顶

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那我回去做一只。”夏爱华连连点着头，往后倒着走了几步，退出房间，转身下楼。虽然没能要到红袖箍，但是文化局（在他看来秃顶就代表着文化局）允许她自己做一只，她觉得这就是赋予她一种权力了，今天上午就算没有白来。

夏爱华回家路上到布店买了一块红布，回到圩尾街的家里，操起剪刀剪出了三块布，穿针引线，在胳膊上比划几下，不一会儿就缝出了三只红袖箍。别看红袖箍软绵绵的，它一戴到胳膊上，就是硬邦邦的权力。等下戴上它，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到网吧门前，看到儿子就把他拽回家，其他小孩子也可以拦下来。

不知道儿子赵春是什么时候迷上电脑的。以前他很乖，很听话，夏爱华出门上班时，就把他锁在家里，他从早到晚躲在家里看一本没头没尾的小人书，从来不会吵着要出门。后来，他读小学了，上初中了，夏爱华还没怎么注意，他就蹿得跟她一样高了，脸上星星点点冒出几颗青春痘。也就是从去年开始，赵春上了初一，几乎天天中午一点才回家，晚上则至少是六点半以后，夏爱华问他怎么这么迟，他总是爱理不理地说，在学校做作业。有一次周末赵春说是到学校补课，向夏爱华拿了五十块钱，早上八点去了；中午也不回来，直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回家，她就奇怪了，哪有这样补课的？第二天，老师的电话就打来了，赵春怎么不到学校补课？夏爱华放下电话，心里又气又急，赵春根本就沒到学校补课，而且平时一放学就走，甚至还时常早退，从没留在教室做过作业，学习成绩已从中流滑到坡底。那天她都没心思做午饭，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不幸经历，嫁了个好吃懒做的老公，又爱赌博，最后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，五六年来去向不明，连个电话也没往家里打过，他是死是活她已经管不了，有时她感觉自己差不多把他忘干净了，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赵春，儿子赵春也是她含辛茹苦活下来的全部目的，可是她太忙了，像陀螺样一天转个不停，她没时间管教赵春，偶尔有空想跟他说两句，面对他渐渐长大的脸，却不知要说什么。那天她回想起一些往事，泪水不知不觉中流了满面，突然墙

上的时钟响起报点的声音，她才抽搐了一下，从往事中惊醒过来，原来到了十二点了，赶紧擦干眼泪，淘米做饭。饭做好了，两菜一汤也做好了，可是赵春还是迟迟没有回家，这时时钟的指针走到了十二点四十分，夏爱华已经可以确认赵春不是留在教室里做作业，那么他放学去了哪里呢？她一下急了，本来想今天吃饭的时候好好追问他一下，为什么长期以来放学晚归？为什么要欺骗母亲？放学后到底是做什么事去了？可是他似乎知道这么多问题等着他，干脆就不回来了。夏爱华到门口张望了好几次，没有赵春的影子，也不知要到哪里去找，她只好往学校方向走去。走到了兰水路，夏爱华看到几间网吧门口，中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进进出出，心里咕咚一沉，赵春会不会在里面玩电脑？她轻手轻脚走到了一间网吧门口，伸长脖子往里面张望，只见两排电脑前挂着一颗颗葫芦似的，那些学生几乎把脑袋凑到了屏幕上，他们上课恐怕也没这么全神贯注吧，这电脑到底有什么魔力勾住了这些孩子的魂？夏爱华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，她又转到了一间网吧门前，一眼就看见赵春坐在收银台左面第一台电脑前，眼睛直瞪着电脑屏幕，一只手在键盘上像弹琴样飞快地跳跃，另一只手握成拳头，不时地挥动一下又一下。夏爱华一下看呆了，突然呼了一口粗气，猛地大步走上前，伸手就抓住儿子的一只胳膊，带着叹息的长腔说，原来你是迷上了这死人物件！她用力地一拖，但儿子像是长了根一样，拖也拖不动，儿子只是抬起头瞟了母亲一眼，一只手继续按着鼠标，电脑屏幕上的打斗一声高过一声。夏爱华气呼呼地说不出话，拉住儿子的一只胳膊，像是拔河一样死命地拽，儿子生根的身子动了一下，轰地从椅子上被拉了下来。夏爱华吓了一跳，把手松开了，儿子从地上爬起来，像一只老鼠从她身边吱地钻过去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夏爱华也想走，网吧管理员走过来说，还没给钱，十块。夏爱华定了定神，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说，都是你们开网吧教坏了孩子，黑心钱你们也敢赚。她哼了一声，把钱扔在地上，昂起头走出了网吧，那种毅然决然，就像她当年不顾家人反对，要嫁给那个该死的老公一样。

那天中午她从网吧回到家里，看见赵春正大口大口地扒饭，心想等他